

T 5238.07/464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2 1968

12

武英殿書肆



古文世編卷之二十三

魏其武安傳

司馬遷

汲鄭傳

儒林傳

齊太公世家等贊

李將軍傳

匈奴傳

西南夷傳

自序



報任少卿書

西漢書

西漢書

李將軍傳

齊太公世家

謝林傳

巫履傳

賈其先父傳

古文世編卷之二十三

古文世編卷之二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龍城玄之陳原道

南海後學區慶雲

魏其武安侯傳 司馬遷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

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

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

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



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  
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  
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  
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  
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母如竇嬰  
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  
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  
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  
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

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  
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  
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  
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  
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  
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  
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  
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  
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



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

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



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  
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  
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  
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  
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  
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  
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  
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  
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

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  
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  
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  
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  
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  
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  
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  
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  
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



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  
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  
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  
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  
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  
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  
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  
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  
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

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  
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  
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  
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  
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  
䟽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  
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  
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



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者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

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



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  
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  
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  
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  
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  
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  
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  
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  
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

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  
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  
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  
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  
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  
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  
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  
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  
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



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  
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  
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  
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  
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  
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  
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  
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  
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

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  
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  
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籍福惡  
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  
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  
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  
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  
田武安由此大怒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  
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



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

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



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  
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  
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  
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  
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  
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  
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  
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  
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

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  
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  
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逾不道魏其度  
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  
無事紛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紛所愛  
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  
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  
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  
乃不如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



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  
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  
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  
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  
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  
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  
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  
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  
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

效轅下駒吾弁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  
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  
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第令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卽錄錄  
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  
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  
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  
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  
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



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

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永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卽患病痺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二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



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  
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  
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  
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  
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  
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  
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  
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  
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  
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汲黯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  
 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  
 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  
 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  
 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  
 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  
 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  
 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

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絮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



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

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



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  
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  
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  
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  
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  
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  
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  
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  
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

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  
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  
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  
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  
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  
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  
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  
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  
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



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

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囚予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



陞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  
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  
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  
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  
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  
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  
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  
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  
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

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欲為中郎出  
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  
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君徒得君之  
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  
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  
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  
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  
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  
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



之公與之俱受其心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  
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  
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  
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  
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  
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  
始事蓋侯信信任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  
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  
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  
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  
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於厄聲  
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  
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  
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  
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  
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



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農令莊爲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儻人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



七人焉。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乃知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儒林傳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



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

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



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  
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  
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  
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  
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  
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  
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  
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  
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  
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  
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  
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  
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  
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  
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  
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



之鬱滯乃請白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愆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大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

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



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  
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卽位臧乃上書宿衛  
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  
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  
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  
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  
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  
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

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  
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  
之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  
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  
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  
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  
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  
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  
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



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  
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  
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  
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  
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  
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  
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  
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

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  
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  
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  
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  
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  
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  
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  
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  
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



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  
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卽位復以  
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  
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  
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  
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  
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當  
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

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  
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  
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  
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  
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  
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  
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  
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



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  
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  
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  
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  
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  
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  
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  
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  
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

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

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  
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音從容得久然無有  
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  
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  
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  
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諸學者多  
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



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  
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  
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  
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  
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  
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  
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  
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  
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  
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  
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  
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  
霸莒人衡胡臨菑人王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  
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  
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  
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  
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為江都相



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

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此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



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齊太公世家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闡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燕召公世家贊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



古文世綱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三 三百七九  
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  
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  
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  
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  
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  
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  
可謂至聖矣

蕭相國世家贊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  
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  
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  
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  
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世家贊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  
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



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  
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  
其美矣

留侯世家贊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  
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  
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  
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  
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  
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丞相世家贊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  
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  
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  
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  
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  
謀孰能當此者乎

絳侯周勃世家贊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天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 管晏贊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旣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

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旣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 老莊申韓贊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



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 孫吳贊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刑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 伍子胥贊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穰侯贊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贊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爲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坳身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虞卿贊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覩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



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范睢蔡澤贊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因危惡能激乎

藺相如贊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逼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李斯贊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



古史考卷之二十三  
二百七十七  
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  
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未乎人皆以斯  
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  
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 蒙恬贊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  
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圍輕百姓力  
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瘳傷者未  
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  
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  
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 張耳陳餘贊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  
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  
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  
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  
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  
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魏豹彭越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逾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劉敬叔孫通贊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拙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季布樂布贊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



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  
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  
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越湯如歸者彼  
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蘇秦贊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  
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  
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  
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  
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  
獨蒙惡聲焉

張儀贊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強秦者  
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  
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  
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魯仲連鄒陽贊

太史公曰魯仲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



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屈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抑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李將軍傳

司馬遷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



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



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  
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  
示不走思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  
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  
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  
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  
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  
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

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  
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  
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  
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  
書籍事然亦遠斥侯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  
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  
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  
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  
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



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  
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  
以數直諫為大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  
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  
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  
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  
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  
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  
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伴死

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  
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  
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  
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  
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  
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  
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  
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  
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



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  
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  
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  
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  
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  
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  
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  
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  
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

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  
長後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  
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  
射濶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  
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  
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  
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  
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  
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



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

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



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

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旣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



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

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糲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



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塲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

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微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



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  
 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  
 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  
 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  
 毋令專走貳師也陸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  
 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  
 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  
 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  
 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  
 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  
 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  
 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毋妻子自是之後  
 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耻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  
 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  
 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漢書卷之二十三  
 三



匈奴傳

司馬遷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  
 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  
 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  
 騃駒駼驢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  
 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  
 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  
 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墮畜因射獵禽獸  
 為生業急則人習戰功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



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  
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  
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  
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

秦有隴西北地上隴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  
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  
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  
絕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

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  
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  
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  
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  
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  
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  
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克之  
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  
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



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西南夷傳

司馬遷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雕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標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







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  
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  
武安君阮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  
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  
賁玄孫邛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  
王邛於殷漢之伐楚邛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  
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  
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  
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  
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  
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  
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  
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  
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  
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  
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  
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  
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



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  
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  
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  
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明  
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  
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  
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  
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  
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  
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  
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  
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  
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  
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  
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  
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



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椽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以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  
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  
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  
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  
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  
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  
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  
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  
哉太史公旣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

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  
遊黃河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  
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  
危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  
奉使西域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  
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  
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  
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  
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與天官事後



世中衰絕於下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  
 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  
 也夫命也夫予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  
 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  
 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  
 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  
 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

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  
 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  
 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  
 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  
 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  
 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器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古文世統 卷之二十三 三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  
 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  
 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  
 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  
 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  
 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  
 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名

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  
 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  
 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  
 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  
 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  
 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  
 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  
 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

古文世緯 卷之二十三 三



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內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王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不



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  
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  
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  
士爲務意氣勤勤惓惓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  
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  
者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  
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  
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  
爲知己用女爲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  
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咲



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  
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  
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  
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  
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  
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  
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  
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  
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僭於欲利悲莫痛於  
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詎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  
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  
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  
子叅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  
關於宦豎莫不傷氣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  
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  
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  
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  
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



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  
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  
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  
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  
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  
形爲埽除之隸在闕茸之中迺欲仰首信眉論  
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  
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  
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  
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  
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  
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  
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  
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  
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  
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  
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



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不忍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



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  
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  
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  
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  
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  
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  
蠶室重爲天下觀咲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  
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冊書之功文吏  
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  
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  
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  
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  
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  
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  
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  
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  
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  
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止大夫此言士節不



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執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疆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姜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陽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

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疆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父



毋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若僕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

國語孫子臆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



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咲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能付我之言矣哲已能選沒世無聞古人惟耻  
朝聞夕死孰云其否逾順還周乍沒乍起無造  
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

古文世編卷之二十四

聞樂對

中山靖王勝

與公孫弘

鄒長倩

尚書亭

孔安國

罷鹽鐵議

賢良文學

哀時命

嚴忌

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茂

諫昌邑王書

王吉

上宣帝得失疏

宣帝



令御史察計簿非實詔 宣帝

褒王霸詔

議律令詔

諫擊匈奴書 魏相

明堂月令詔

條國家便宜奏

上屯田第一疏 趙充國

上屯田第二疏

古文世宗 上屯田第三疏 陳兵利害疏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入粟贖議 蕭望之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四子講德論

洞簫賦



歐陽修

魏相

四子精義論

望生詩贊

人果觀籍一疏

土尚書

龍城玄之陳原道

古文世編卷之二十四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聞樂對

中山靖王勝

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欷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

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

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

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



聚蟲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  
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丞庶之成風增積之  
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  
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  
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蝨宵見  
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掩覆味不見泰山  
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壅闕不得聞讒言之徒  
蝨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  
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  
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  
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  
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  
謂也



生等也臣身遠望其長為之先與日錄金鑑成  
晴也  
則其未煇其真角夫心之憂矣其味其首目之  
猶其干所以對公也昔云疾心憂其然其收其  
昧為與夫宗室爵位骨肉本難得自昔所以亦  
墓其非其真幸之賺其年之重其其重其其  
世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與公孫弘

鄒長倩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  
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所謂生芻一束其  
人如玉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緘倍緘為  
紀倍紀為纒倍纒為綵皆自少之多士之立功  
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勿為  
也故贈君素絲一綵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  
具其有人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士有聚斂而  
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故贈君撲



滿一枚皆能育對燕之類可不無煥姑觀其對  
 具其育人魂而無出類盡四對之士有煥燭而  
 世效韻音素絲一絲對燕首以土為器以蠶為  
 博效各惟亦對故之於以小善不足以創而以為  
 孫前盛  
 入吹玉  
 恭者于姑韻春生為一東字  
 夫人無幽顯直五門尊親生感之類世不類類  
 與公孫

尚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  
 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  
 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  
 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  
 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  
 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  
 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



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閎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隆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罷鹽鐵議

賢良文學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  
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  
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  
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  
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  
寡趨利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  
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  
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寡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工商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費用開均輸以足財鹽鐵均輸萬民所載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恣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



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  
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  
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  
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  
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  
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竝收物騰  
躍而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  
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  
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  
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  
藏之况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  
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  
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窮以成  
私威私威積而逾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  
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  
則彊禦日以不制而兼弁之徒姦形成矣文學  
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  
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



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  
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  
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於世無  
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  
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  
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膈  
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  
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  
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  
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  
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  
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  
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  
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  
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卽  
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  
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  
風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



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於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脩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太農歲課諸入田收



之利池籟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徇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竝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禦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



畝匹婦之力盡於麻臬田野闢麻臬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藉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饑寒反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好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今陛下寬



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  
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脩其塘園  
則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  
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  
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  
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  
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  
六十與子孫服輓輸竝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  
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  
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經而從戎事非所  
以子百姓順孝弟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  
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  
然不答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  
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庶幾云諸生  
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  
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  
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從往古之道匡當  
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



未沮事墮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御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逾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逾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謬謬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行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卽負羸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緡江充禁服張



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胡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廼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糲飯肉食無而爲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徇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



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日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逾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取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產



之繼而葛繹彭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埽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飡之恥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况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已已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地主一郡之政



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  
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  
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史厲諸小吏小吏  
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  
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  
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  
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  
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已而  
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

正鄙習之僞今一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  
而使之無爲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  
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恥不能以  
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蹶而不  
扶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  
民農夫不畜惡草鋤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  
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鋤所以別苗也賢良曰  
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  
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



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  
闌牢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傷民之不治而伐  
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罟羅而喜也管  
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  
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  
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  
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  
義而從善入孝而出弟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  
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  
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  
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  
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  
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  
大器不給民用鹽鐵賈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  
木耕手耨士糲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  
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  
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



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大器不命其用鹽燼賈賈百故者不更會其大賈器味休而中用今練宮姓燼器大器多器用不具頃田器器而燒不器器與正器同其之大用器用與休頃用其少而器器多也鹽燼向喜而器賈身曰豐天寸之大本器燼器官器豐器與器器本不營其夫似無燼寒之器

哀時命

嚴忌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時行者不可扳援兮傑者不可與期志憾恨而不逞今抒中情而屬詩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心鬱鬱而無告兮衆孰可與深謀欲愁碎而委情兮老冉冉而逮之居處愁以隱約兮志沈抑而不揚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廣而無梁願至崑崙之懸圃兮采鍾山之玉英擘瑤木之擘枝兮望閭風之板桐弱水汨其為難兮路中



斷而不通勢不能凌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  
高翔然隱憫而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徨悵惆罔  
以永思兮心紆轉而增傷倚躊躇以淹留兮日  
饑饉而絕糧廓抱景而獨倚兮超永思乎故鄉  
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此遺芳白日晡晚  
其將入兮哀余壽之弗將車旣弊而馬罷兮蹇  
遭徊而不能行身旣不容於濁世兮不知進退  
之宜當冠崔嵬而切雲兮劒淋漓而從橫衣攝  
葉以儲與兮左祛挂於搏桑右衽拂於不周兮  
六合不足以肆行上同鑿枘於伏戲兮下合矩  
矱於虞唐願尊節而式高兮志猶卑夫禹湯雖  
困其不改操兮終不以邪枉而害方世並舉而  
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衆比周以肩迫兮賢者  
遠而隱藏爲鳳皇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靈  
皇其不寤知兮焉陳詞而效忠俗嫉妬而蔽賢  
兮孰知余之從容願舒志而抽馮兮庸詎知其  
吉凶璋珪雜於甌窰兮隴廉與孟姬同宮舉世  
以爲恒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幽獨轉而不寐



今惟憤懣而盈匈魂眇眇而馳騁兮心煩寃之  
慄慄志歆憾而不憺兮路幽昧而甚難塊獨守  
此曲隅兮然歆切而永歎愁修夜而宛轉兮氣  
涓漚其若波握刮劓而不用兮操規渠而無所  
施騁騏驥於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置猿狖于  
櫺檻兮夫何不責其捷巧駟跛鼈而上山兮吾  
固知其不能陞釋管晏而任臧獲兮何權衡之  
能稱崑崙雜於廢蒸兮機蓬矢以射革負擔荷  
以文尺兮欲伸要而不可得外迫脅於機臂兮  
上牽聯於矰雉肩傾側而不容兮固陘腹而不  
得息務光自投於深淵兮不獲世之塵垢孰魁  
摧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鑿山楹而爲室兮  
下被衣於水渚霧露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而  
承宇虹霓紛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怊茫茫  
而無歸兮悵遠望此曠野下垂釣於谿谷兮上  
要求於僊者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僑而爲耦  
使梟揚先導兮白虎爲之前後浮雲務而入冥  
兮騎白鹿而容與魂眇眇以寄獨兮汨徂往而



不歸處卓卓而日遠兮志浩蕩而傷懷鸞鳳翔  
於蒼雲兮故增纒而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  
身不挂於網羅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  
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爲子胥死  
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雖體解其不變兮豈  
忠信之可化志怍怍而內直兮履繩墨而不頗  
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概塵垢之枉  
攘兮除穢累而反真形體白而質素兮中皎潔  
而淑清時厭飫而不用兮且隱伏而遠身聊窳  
端而匿迹兮嘆寂默而無聲獨便怡而煩毒兮  
焉發憤而抒情時曖曖其將罷兮遂悶歎而無  
名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天隱而不榮太公不遇  
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懷瑤象而佩瓊兮願  
陳列而無正生天墜之若過兮忽爛漫而無成  
邪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憊怛而萌生願一見陽  
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



春之自日令然不然乎承平之公不知下流之  
飛廉襲余之汗鬪令矣替對而師至賦一良期  
刺心而無五生天魁之昔數令必顯憂而無如  
文王令長至亟而不昇豈對紅泉而扇奠令歸  
谷自夷亟然首對令卒天罰而不榮太公不數  
焉郊對而什對對其科器令教閱幾而無  
而對對令與來熈而無華隱對對而取與令

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茂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  
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  
子廼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  
家室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  
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  
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  
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  
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



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克布衣之人間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克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克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諫昌邑王疏

王吉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  
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說曰是  
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  
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魯不半日而馳二百  
里百姓頗廢畊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  
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  
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  
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



游馮式搏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筆  
繼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  
爲大暑之所暴冬則爲風寒之所偃薄數以  
與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  
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  
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  
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  
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檄之間哉休  
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  
故以練臆專意積精以適神於養生豈不長哉  
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  
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  
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  
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  
諸侯骨肉莫親大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  
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  
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贛願  
大王察之



大正察之街馳騁不止口倦乎此也  
不具者然以口聞非譽園之師也  
田也一食而足由之貴也  
精於骨肉其謀大王大王然其  
樂也樂未成而大王且其  
矣夫皇帝公也至矣其謀未息  
大王始留意於此以齊其  
好以驗其意也

上宣帝得失疏

同風十里不同俗王吉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  
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  
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  
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  
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  
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  
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



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  
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  
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  
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  
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  
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  
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  
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  
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  
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  
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  
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  
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  
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不合於意者黜劾奏即對不根對無所後所以  
以不若效東壽何以不若高宗臨長當其鼓絲  
斷即王憐燭一世之月觀之亦壽之姓恨谷何  
不承天必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受文謝主儀舊  
備節之執持求王斷且效今者而稱之而願到  
其子曰安士欲其莫善於斷非空言也王若來  
初期指對前主所擇也其對日餘恩受受受

令御史察計簿非實詔

漢宣帝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  
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也朕旣  
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  
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  
禁奸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  
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  
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  
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



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  
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  
偽毋相亂中奉詔宣出收此豈不感若夫今天

禁我深為實大端對休罪為不昔如以詔惡為

深裕晒三王之劉即去帝之懸也今更如以不

不即嫂申隨公喚大夫蘇行實大即另所突苦

是以土于味合執內舉平其懸與西又日知禮

蓋聞上古之俗若出同心舉計曲直各歸其所

令喻史察指戲非實請

黃宣帝

褒黃霸詔

漢宣帝

穎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第第貞  
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  
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  
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  
良哉其賜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穎川  
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其始其顯關內刻黃金百斤於中二千石縣川  
 外與干台監下監賀人苦于矣善不云乎如胡  
 寡鰥恤貧竊熾庭人平之重罪囚吏另釋於  
 獄即終日以眾多田者黠細或不命數券極難  
 際也太守廉宣亦請令百錢限外平于泉泉負

聚黃龍

鄭宣帝

議律令詔

漢宣帝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  
 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  
 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  
 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魏相 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

諫擊匈奴書

魏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



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  
大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  
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  
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尢薄水  
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  
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  
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  
議乃可



明堂月令奏

魏相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



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  
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  
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  
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  
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  
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  
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孰  
絲麻遂出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  
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  
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  
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  
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  
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  
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  
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  
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  
子大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  
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



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  
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  
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  
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  
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  
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  
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  
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  
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  
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條國家便宜奏

魏相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  
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  
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  
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  
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  
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  
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遣諫大夫博士  
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



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灾亡六年之蓄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灾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歛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羗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以周志繼國危矣元元便利在之通甚備  
 倘不能悉陳味死來故事諸君元  
 直宗王法必本於養而務積聚豈人制府以  
 日夜其六年之蓄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反  
 海太... 郡... 被... 害... 民... 餓... 死... 於... 道... 路... 二... 十... 石...  
 不... 復... 原... 其... 難... 使... 至... 於... 此... 擬... 明... 詔... 依... 林... 後... 得... 養...  
 諸... 帝... 益... 勤... 以... 辦... 賦... 內... 臨... 秋... 收... 徵... 倘... 有... 之... 若... 至...  
 乘... 日... 辭... 寒... 必... 宜... 各... 圖... 其... 辦... 到... 對... 不... 留... 師... 示... 示... 州...

上屯田第一疏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  
 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  
 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  
 斛芟橐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  
 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  
 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  
 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  
 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

古史世編  
 卷之二十四  
 四十一



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上屯田第二疏 趙充國不出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  
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  
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  
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  
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  
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  
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眎羗虜揚  
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  
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  
令反畔之虜窟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瘞墮  
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  
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  
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宅變之  
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  
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  
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  
兵失十二利臣克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  
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兵失十二隊百原國材可大得盜莫不備身册  
 外勢想以河不真十二也各出日長十二更出  
 計與千里與林氣生嚴相十一也大費箱省絲  
 憂牛也命塞中道餘令有至難水以歸西姓  
 控水也又自驚惶何南大并小并對坐字變之  
 害入也內不節與海之重衣不令與料乘間之  
 之患坐料心細之費十也十整即處直來對之  
 令又細之氣公然風與之也將深處與安之

上屯田第三疏

趙充國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  
 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旱开  
 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  
 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  
 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  
 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隊  
 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  
 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



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  
燹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  
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  
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  
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  
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  
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  
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  
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

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  
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  
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  
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  
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  
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  
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  
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  
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羗諭以明詔宜



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  
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唯念奉詔出塞引軍遠  
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  
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  
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  
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  
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  
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陳兵利害疏

趙克國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羗人可使使  
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  
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  
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  
聞知明詔今先零羗楊玉此羗之首帥名王將  
騎四千及前輩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  
羗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  
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



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  
罕羗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勞之道也今  
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  
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羗  
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  
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  
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羗先零  
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  
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羗堅其約合其黨虜交  
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  
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浸多誅之  
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  
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  
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  
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  
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  
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



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

上尚德緩刑書

路温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



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  
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  
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  
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  
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  
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  
登至尊與天合符宜而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  
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  
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  
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  
世忠良切言皆鬱於曾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  
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  
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  
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  
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  
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



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  
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  
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  
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  
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  
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  
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  
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  
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  
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  
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  
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  
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  
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  
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  
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  
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  
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



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  
 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  
 幸甚罪不結而身有數如古人有言山薺蕪  
 尚存春也田間息道之暇不煙而必鳳凰其精  
 夫獨出猶寐其甚乎亦猶之吏出而歸一  
 吏之風悲涼之翰也如天下之患莫烈於熒烟  
 曰畫此為檢籍不入陳本為吏賦不從此者然  
 對命為六世不賤國也其世之大烟也對命  
 文煙之罪也其長以熒吏也其世之大烟也

入粟贖罪議

蕭望之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  
 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  
 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  
 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  
 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  
 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  
 刑而法不一也凡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  
 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



古文集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  
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  
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  
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  
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  
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古之通  
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  
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  
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密羹藜啜糗  
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  
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  
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  
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  
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  
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  
用力少而就効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



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鏑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筆汜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驟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驚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人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愜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



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審子  
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  
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去卑辱奧潔而升本朝離蔬釋躄而享膏粱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  
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  
冽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  
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篋鐘蓬  
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  
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  
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  
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  
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  
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  
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



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然  
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  
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  
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  
信乎其以寧也

四子講德論 王褒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  
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  
賤焉耻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  
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  
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  
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蟲終日經營不能越  
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



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  
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  
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  
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  
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爲親者  
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  
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  
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  
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  
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  
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  
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  
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  
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  
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  
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浮  
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  
禮文旣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



見妙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  
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  
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  
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  
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  
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  
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  
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  
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  
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  
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  
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  
美玉蘊於砥砭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  
知其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  
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民  
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  
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  
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



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  
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  
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  
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  
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  
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  
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  
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  
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  
靡眉耆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  
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  
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  
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  
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  
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  
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



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鱗鱗  
並逃九戩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  
氏不以衰夷齊耻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  
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  
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  
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  
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  
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  
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

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憤願二生亦勿疑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  
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  
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  
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  
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  
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  
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



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霸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寧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舅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泄庸尅滅彊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

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王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乎詩書



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死疎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耆老之逢辜憐縲經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

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禮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蒞莫不肌粟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怔忡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



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  
淑清天符旣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  
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  
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  
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  
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  
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  
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  
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

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  
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旣聞命  
矣敢聞人瑞先生曰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  
天性矯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  
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  
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  
嗜欲其未相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  
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  
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霸不能綏驚



文世緒 卷之二十四 六十三 三百五  
邊杞士屢犯芻蕘之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  
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  
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焦齒  
梟矚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  
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而笑夫鴻鈞之世何  
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紆  
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  
尅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  
歎怡懌而悅服

洞簫賦

王褒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  
罕節兮標敷紛以扶踈徒觀其傍山側兮則嘔  
嶽巋崎倚巖迤嶓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  
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敞閑也託身軀於后  
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吸至精之滋熙兮稟蒼色  
之潤堅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風  
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漑其山揚素波  
而揮連珠兮聲磕磕而澍淵朝露清泠而隕其



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  
下兮春禽羣嬉翱翔乎其顛秋蛸不食抱樸而  
長吟兮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處幽隱而奧屏  
兮密漠泊以獉猿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  
弗諠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王之渥恩可謂惠  
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於是般匠施巧夔襄  
准法帶以象牙搵其會合鏤鏤離灑絳脣錯雜  
鄰菌繚糾羅鱗捷獵膠緻理比挹拊揪攬於是  
乃使天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闇於

白黑之貌形憤伊鬱而酷礪愍眸子之喪精寘  
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故吻吮值夫宮  
商兮龢紛離其匹溢形旖旎以順吹兮嗔啾嘲  
以紆鬱氣旁午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逸律趣從  
容其勿迷兮驚合選以詭譎或混沌而潺湲兮  
獵若枚折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溢恹慄密  
率掩以絕滅嚙霰擘躑跳然復出若乃徐聽其  
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啾而將吟兮行鋹鉏  
以龢囉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嫖嫖以婆娑翩緜



連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爲他  
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齟  
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汎濫弁包  
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  
清淨厭慙順叙卑迭若孝子之事  
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湃慷慨  
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故其  
武聲則若雷霆較輞佚豫以沸惛其  
仁聲則若凱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或  
雜選以聚斂兮或拔擢以奮棄悲愴  
怳以惻憾兮時恬淡以綏肆被淋灑  
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哀悄悄之  
可懷

今良醴醴而有味故貪饕者聽之而  
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對剛毅疆  
馘反仁恩兮嘽啗逸豫戒其失鍾期  
牙曠悵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不能  
爲其氣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  
淫叔子遠其類囂頑朱均惕復慧兮  
桀跖鬻博備以頓頓吹參差而入道  
德兮故永御而可貴曠谷狡弄則徬  
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憚  
惓瀾漫亡耦失疇薄索合沓罔象相  
求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  
而偉之故爲其悲聲



則莫不愴然累欷擊涕攷淚其奏歡娛則莫不  
憚漫行凱阿那腰膝者已是以蟋蟀斲蠖跂行  
喘息螻蟻蝓蜒蠅翅翊遷延徙迤魚瞰雞睨  
垂喙宛轉瞪曹忘食况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  
之倫哉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今又  
似流波泡洩汎澆趨巖道今哮呻呿喚躋躋連  
絕澗殄沌兮攪搜濼捐逍遙踴躍若壤頽今優  
游流離躊躇稽詣亦足耽今頽唐遂往長辭遠  
逝漂不還兮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條  
暢洞達中節操兮終詩卒曲尚餘音兮吟氣遺  
響聯緜漂撇生微風兮連延駱驛變無窮兮



<p>不...</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



